



石德会一边照看炒货店，一边坚持用手机创作。

文/本报记者 张瑾

图/本报记者 刘冰

元旦清晨，鼓楼区太平村的一家炒货店，铁锅在炉火上匀速旋转，瓜子在锅内哗啦作响，60岁的石德会目光专注地观察着火候。这位有着一双厚实大手的炒货店主，和徐州籍“外卖诗人”王计兵一样，也是在干活的空隙，忙里偷闲地用手机写作。

2025年是石德会又一个文学丰收年。年底，他不但收到了盖着上海市委宣传部印章的作品获奖证书，鼓楼区作协还为他开了小说研讨会。

从30多年前挑着担子卖瓜子到如今守着一家老小经营炒货店，石德会一直没有放弃写作，因为“有文学相伴的日子更美”。



炒炉相伴是石德会的工作日常。

炒炉旁筑就文学梦

——“瓜子作家”石德会的新大众文艺创作

经历艰辛，感人生不易

邳州是著名的“炒货之乡”，一把铲子一口锅，瓜子炒遍全中国。然而，在石德会出生的20世纪60年代，他的家乡邳州铁富镇还很穷，父母经常为如何养活孩子而发愁。石德会初中没毕业就辍学打工了。

“我的记忆里，小的时候，父亲看着刚碗口粗的杨树，盘算着伐下来能换多少斤白芋干；母亲一边推着粗粮煎饼，一边想着够一家人吃几天的。”

没有无缘无故的作家，如果有，一定与阅读、亲情、阅历有关。元旦假日，在石家炒货店红火的生意中，石德会断断续续地回忆，印证了记者的猜想。

上学时，石德会的语文成绩很好。辍学后，他仍喜欢看书，看评书之类的“大部头”，也看《三国演义》《西游记》《水浒传》《红楼梦》《山海经》等名著，除了在文化站借书看，就是趴在书店柜台上看。

“离开了学校，我发现自己更喜欢看书了。只要

去街上，必到新华书店。那时手头紧，好多喜欢的书没钱买。实在忍不住，就掏出连吃饭都不舍得花的钱买上一本两本。”石德会说，《故事会》《青春》是那时买得最多的，后来又接触到《小小小说选刊》《微型小说选刊》，发现这里的文字更有味道，更值得咀嚼。

此时期的邳州，已有村民带着锅和铲，结伴到大城市卖炒货。石德会成家后，曾到苏南多个城市挑担卖炒货、骑车卖葡萄，还拉过板车。由于经验不足，他不仅没挣到钱，还亏了本，只好回乡。

“无论是小时候的贫瘠，还是成家后的东奔西走，往事不堪回首。”石德会说，“我睡马路边，也睡过铺着麻袋片的水泥路，拖家带口去杭州卖炒货时，在厕所里接凉水喝，买一碗面分给两个孩子吃。在扬州宝应走街串巷卖老姜，还拉过板车出苦力，在窑厂干活时差点丧命。这些经历，让我感知人生的不易。”

爱是写作的源泉

多年读的书、生活中碰的壁、家人的不离不弃，激起石德会写作的欲望。起先是写日记排解心中苦闷，后来尝试着给报纸、期刊投稿，偶有诗歌、散文、小小说被编辑看中，给了他莫大的鼓励。

“困苦是生活留给我的财富，酸甜苦辣的人生才不苍白。”翻出在《都市晨报》发表的《母亲般的大姐》这篇散文，石德会感慨道，“小时候家里虽然困难，但父母和哥哥姐姐对我很爱护，从没让我挨过饿。出去闯荡时，有妻子孩子陪在身边，亲情是我永远写不尽的源泉。”

石德会回忆说：“记得小时候我发痢疾，哥背着我步行好几公里去铁富街里给我看病，我能清楚地感受到他的气喘吁吁；我结婚后的头几年，添了俩孩子，多了开支。大姐听说我做梦都想吃肉，我去她家时，专为我一个人做了芹菜炒肉端到我的跟前。这些往事他们也许早已不记得，而我一直不敢忘记。”

除了《母亲般的大姐》，石德会还在晨报发表了《我的母亲我的娘》《6岁和60岁的冬至》等散文和闪小说，血浓于水的亲情，让人泪目：

“您饿着肚子把我们拉扯大，到了晚年，又把这份爱给了孙子们，一个苹果分了好几半，只要有一个没吃上，您都会念叨半天，有时把不能留的东西留坏了，怕我们说您，就笑着对我们说：太多了，都吃坏了。是太多了吗？母亲！”

看到哥哥大热天跪在地里除草，石德会在朋友圈写道：

“我纠结了十几天，不知道该不该发这样的图片。从小了讲，这是我哥，我的亲人；从大了讲，这是个农民，一个年近70岁的农村人。站起来汗水顺着衣衫滴，跪下去一心只想把草去，一脸笑意两手泥，只盼秋收能如意。这姿势这形象也许不美，但绝不丑陋。辛苦的农民，勤劳的哥！”